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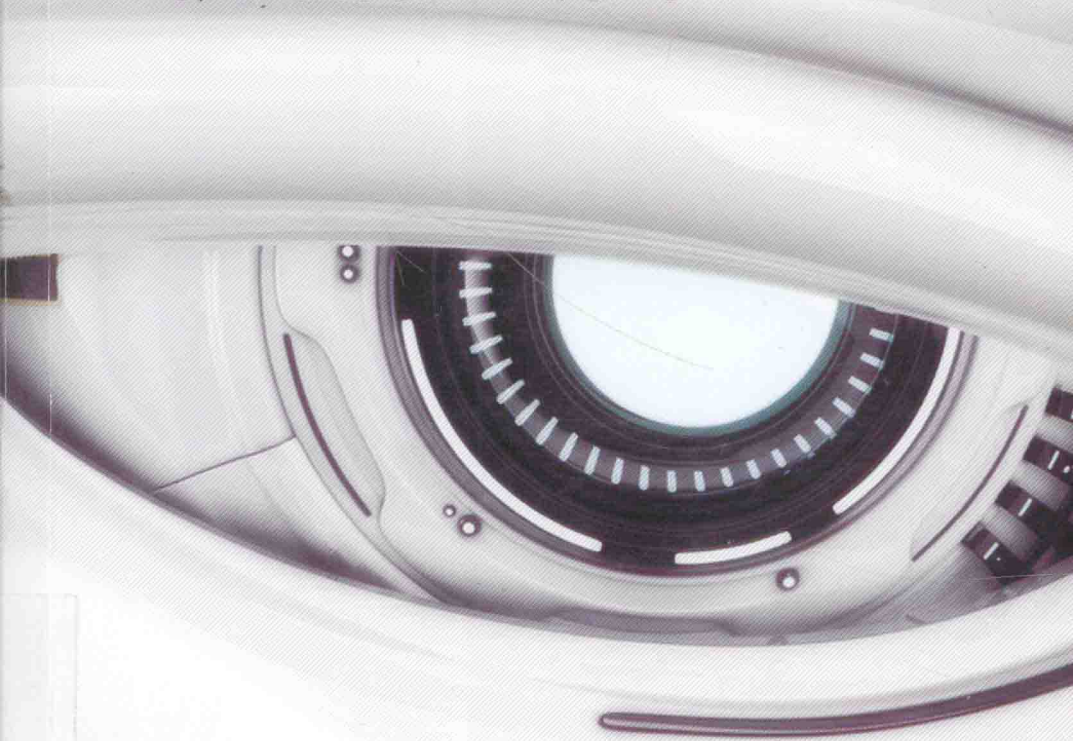
Daniel H. Wilson

[美] 丹尼尔·威尔森 著

陈通友 译

ROBOPOCALYPSE

机器人启示录



山东文艺出版社

Daniel H. Wilson

[美] 丹尼尔·威尔森 著

陈通友 译

ROBOPOCALYPSE

机器人启示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器人启示录/(美)威尔森著;陈通友译.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329-4455-2

I. ①机… II. ①威…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555 号

图字:15-2014-73

Daniel H. Wilson

Robocalypse

Copyright © Daniel H. Wilson, 2011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机器人启示录

[美]丹尼尔·威尔森 著 陈通友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455-2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安娜

目 录

战争简报 / 001

第一部 系列孤立事件

1. 矛之尖 / 017
2. 法莱希酸奶冰淇淋店 / 026
3. 福禄克 / 038
4. 心与灵 / 050
5. 超级玩具 / 070
6. 看见了请避开 / 079
7. 电话耗子 / 086
8. 钻井工 / 099

第二部 决战时刻

1. 数字捣弄机 / 119
2. 摧毁 / 124
3. 70 号公路 / 140
4. 格雷豪斯 / 152
5. 二十二秒 / 167
6. 阿维托马特 / 177
7. 摩门托·莫里 / 190
8. 英雄本质 / 200

第三部 幸 存

1. 恶魔 / 217
2. 格雷豪斯国民自卫军 / 230
3. 班顿要塞 / 246
4. 守护人的职责 / 262
5. 痒痒挠 / 273
6. 班达拉米亚 / 288
7. 中坚支柱 / 301

第四部 觉 醒

1. 超人 / 317
2. 致各部队的呼吁书 / 333
3. 牛仔套路 / 337
4. 唤醒 / 350
5. 揭开面纱 / 358
6. 奥德赛 / 366

第五部 复 仇

1. 台比留的命运 / 373
2. 生而自由 / 386
3. 铁甲战士永不老 / 400
4. 二分体 / 416
5. 热爱优雅的机器 / 423

战后军情简报 / 435

致谢 / 441

战争简报

打这样一场战争，我们还是技高一筹的物种。

——科马克·“布莱特·博伊”^①·华莱士

战争结束二十分钟后，我在盯着伐木机，它们犹如一群逃出地狱的蚂蚁，从一个结了冰的地洞里涌出来，我祈祷我的这双血肉之腿能在身上再多保留一天！

当它们互相在对方的身上攀爬翻越时，这个由机器人的腿和天线搅和在一起形成的噩梦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凶残团伙，每个胡桃般大小的机器人就都湮没在一个混合体当中了。

我用麻木得失去了知觉的手指笨拙地往下拉了拉护目镜，遮住双眼，我准备陪我的小朋友罗布^②在这里玩点儿什么。

这是一个宁静的清晨，静得出奇。只听见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来的低声叹息，还有一群数以十万计的会爆炸的六足节机器在

① 布莱特·博伊（Bright Boy），“聪明男孩”的意思，是科马克率领的人类抵抗机器人的小分队的名字，科马克在这里把它加在了自己的姓名中。

② 罗布（Rob），机器人 Robot 的昵称。

搜寻人类受害者时发出的粗哑低语。此外，雪雁掠过这片寒冷的阿拉斯加大地的时候，偶尔会在空中互相呼唤。

战争已经结束。到了该见识一下我们到底能发现什么的时候了。

我站在离洞口十米远的位置，放眼望去，在熹微的晨光中，那些杀人机器看上去几乎算得上漂亮，它们宛如一颗颗糖果，从洞中被吐了出来，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跌落在我面前的这片永久冻土上。

我眯起双眼瞥了一眼太阳光。我呼出去的热气立即化成一片翻腾的灰白色烟雾。我把破旧的火焰喷射器从肩上卸下来，用戴着手套的大拇指压下了点火按钮。

吧嗒！

喷射器没有点着。

需要预热一下，可以这么说。但是它们已经越来越近了。不用冒汗。这我已经干过无数次了。要这种把戏需要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就像它们一样。在过去的几年里，机器人一定影响了我。

吧嗒！

现在我看到了单独的一个个伐木机。一堆乱糟糟的带倒刺的腿接在岔开来的外壳上。根据经验，我知道它的每一片外壳里都装了一种不同的液体，人皮肤上的热量会让液体进入一触即发的状态。不同的液体开始混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砰的一声！于是就会有人落下一条崭新的断肢残腿。

吧嗒！

它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但是那些侦察兵正以一种貌似随机的队形向外散开，这是基于大罗布^①对觅食蚁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机器

① 大罗布（Big Rob），指机器人的最高领袖。

人对我们人类和大自然都太了解了。

现在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会太多了。

吧嗒！

我开始慢慢往后退。

“来吧，你们这群混蛋！”我咕哝了一句。

张嘴说话是一个错误。我呼出去的热气仿佛变成了一座灯塔。恐怖的洪水静悄悄地朝我这边奔涌而来，速度奇快。

吧嗒！

一个领头开路的伐木机爬上了我的靴子。现在必须要万分小心。不能做出任何反应。如果它爆炸了，那我就会少一条腿，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我压根儿就不应该独自到这里来。

吧嗒！

现在洪水已经涌到我的脚下了。当那个领头的把我当成一座山往上攀爬的时候，我感觉到小腿上蒙了一层白霜的防护装置被猛地拉了一下。用金属丝做的天线一边啪啪啪地敲打着，一边在寻找人类肉体泄漏出来的热量。

吧嗒！

“啊，上帝。来吧，来吧，来呀！”

吧嗒！

它们要是爬至我的腰部，那里的温度就会不一样了，这身铠甲的那个部位有一些小裂缝。穿铠甲的身体体温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是我刚才的信口胡说就不太妙了。

吧嗒，轰！

我终于把火打着了。一条火舌跳跃着从我的喷射器里蹿了出去。它灼热的火花在我的脸上绽放，我双颊上的汗水随即蒸发了。

我的视野顿时收窄了。我能看见的就是由我控制着的弧形火焰，喷向了这片北极苔原。熊熊燃烧的黏糊糊的果冻覆盖了一条“死亡之河”。成千上万的伐木机在嘶嘶的响声中熔化。当被密封在它们坚硬的外壳里边的冷空气被挤压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了由一片调门很高的哀嚎组成的合唱。

没有爆炸，只有偶尔喷溅起来的零星火花。没等爆炸，高温就把它们外壳里边的汁液煮沸了。最糟糕的是它们竟然毫不在乎。它们的头脑太简单了，因此还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对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们喜欢热。

那个领头的从我的大腿上跌落后急匆匆地朝火焰奔去。这时我才重新开始呼吸。虽然有在那个小子的身上狠狠踹上一脚的冲动，但是我以前见过靴子踢飞的情况。在新战争初期，一个已经引爆的伐木机逆火时的空洞响声，加上随之而来的混杂而慌乱的尖叫，跟枪炮声一样常见。

所有战士都说罗布喜欢派对。而当罗布参加派对时，他活脱脱就成了他舞伴的地狱。

最后的那个伐木机仿佛自杀一般，径直往他战友们灼热的尸体堆里撤去，那一大堆尸体还在嘶嘶地冒着热烟。

我翻出了我的无线电对讲机。

“聪明男孩呼叫基地。十五号竖井……白痴们的陷阱。”

小匣子里一个带意大利口音的粗门大嗓回应了我：“收到，聪明男孩！我是利奥^①。你快回来。赶紧把你的屁股扭到十六号井来。噢，天哪，我们这里可发现真玩意儿了，头儿！”

^① 里昂纳多（Leonardo）的昵称。

我嘎吱嘎吱地踩着地上的霜冻，赶回十六号竖井去，我倒要瞧一瞧那个玩意儿到底有多真。

里昂纳多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兵，由于身上的那副硕大笨重的下肢外骨骼——外骨骼负重装置，是他在我们路过南育空^①地区一个山中救护站时捡来的，他显得愈发高大。他用墨黑的喷漆将下肢外骨骼上的白色十字形军医标志涂掉了。小分队在他的腰上绑了一根反馈索。他正一步一步地爬上来，在他把一个又大又黑的家伙拖出洞口时，马达一直在轰鸣。

利奥从他乱蓬蓬的黑色卷发下边发出了抱怨：“啊，天哪，这家伙可真是太大了。”

希拉——我的专家顾问——拿一个深度探测仪对着洞里测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这个竖井有一百二十八米深。然后她明智地从洞口往后闪开了。她的脸颊上有因为不够小心而留下的一小块凹陷的疤痕。我们不知道从洞里拖出来的会是什么。

真好笑，我想。人类凡事都用十进制。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和脚趾来数数。这让我们听起来像猴子。可是机器是靠它们的硬件来计数的，与人类如出一辙。它们一直彻底使用二进制。一切都是2的幂。

现在，洞里露出了反馈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蜘蛛逮住了一只苍蝇。它用金属丝绕成的长臂夹着一个篮球大小的黑色立方体。这个立方体的密度一定与铅一样大，但是反馈索牢固得惊人。我们一般都用它们把掉到悬崖下或洞窟中的家伙拉上来，从十磅重的普通

① 育空 (Yukon) 是加拿大三个地区之一，位于加拿大的西北部，是以流经该地区的育空河来命名的。

婴儿到全副武装的士兵都没问题。假如你不小心的话，它们能把你的肋骨夹成碎片。

利奥用拳头使劲捶了几下反馈索，让它松开，砰的一声，立方体摔到了雪地上。全小分队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现在该看我的了。

我感觉这玩意儿相当重要。肯定的，这里的诱饵如此之多，而且这口井离终结战争之地又如此之近。我们现在离自称“阿考斯^①”的大罗布最后垂死挣扎的地方只有一百米远。这里会有什么安慰奖吗？这冰封的平原之下藏有什么宝贝呢，这让人类牺牲了一一切的地方。

我蹲坐在它的旁边。一块纯黑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瞪着我。上面既没有按钮，也没有把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反馈索留下的划痕。

它倒不是很粗糙，我想。

一条简单的规则：一个机器人越精致，那它就越智能。

现在，我想这家伙或许有一个大脑。假如它有大脑，那么它就会有活下去的欲望。所以，我屈身倚靠过去，离它非常近，试着小声和它攀谈。“嗨，”我对立方体说，“说话吧，否则就死定了。”

我慢慢地从肩上卸下我的火焰喷射器，好让立方体看清楚。如果它能看见的话。我用拇指把点火器的开关压得格格直响，好让它能听见。如果它能听得见的话。

吧嗒。

立方体端坐在坚硬的冻土上，俨然是一块通体乌黑的黑曜石。

吧嗒。

^① 原文为 Archos，源自希腊语，有“领导者”的意思。

它看上去就像一块由天外来客雕刻的完美火山岩。有点类似于某种人造的工艺品，在有人类或者机器之前，就一直埋藏在这里。

吧嗒。

立方体的表层下面有微弱的光在闪烁。我望了一眼希拉。她耸了耸肩。也许是太阳，也许不是。

吧嗒。

我暂时停了下来。地上闪着光。立方体周围的冰正在融化。它在考虑，努力地在做一个决定。当立方体仔细考虑它的生死问题时，那些电路开始发热。

“哦，”我轻声说，“不用这么伤脑筋吧，罗布。”

吧嗒。轰——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在一阵震荡中，喷射器的顶端喷出了火焰，我听见身后传来了利奥的低声轻笑。他喜欢看着智能程度更高的机器人死去。他说这会带给他一种满足感。杀死连自己有生命都不知道的机器人则毫无荣耀可言。

引燃火苗的反光在立方体的表面舞动了一刹那，接着它就像圣诞树一样被点亮了，它的表面闪烁着一些标志，用一种嘎吱嘎吱像是通过摩擦产生的让人无法理解的机器人语言对我们说起话来。

这很有意思，我想。这家伙此前肯定从没直接接触过人类。否则，它就会像别的有文化意识的机器人那样，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展开宣传攻势了，它会努力去赢得人类的心。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现在它正疯狂地想与我们交流呢。

我们知道，最好是尽量去理解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对编撰词典的人来说，机器人发出的每一种叽里呱啦和噉里喀喳的声音，都会具有信息编码的词典价值，此外，我们只能听到一些声音的片断，

即便是罗布，也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这些片断。

“哦，老爸，我们能不能把它留下来啊？求你啦，求你啦？”希拉嗲声嗲气地恳求道，脸上还挂着微笑。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拧了一下喷射器的导向器，熄灭了火焰。“我们把它搬回去吧。”我说。我的小分队开始行动了。

我们把这个立方体锁在利奥的下肢外骨骼装置上，然后拉着它回指挥所。为了安全起见，我在一百米之外的地方搭建了一个能屏蔽电磁脉冲波的帐篷。机器人是难以捉摸的，你永远没法知道机器人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派对。罩在帐篷外边的网格纱帘可以阻止任何一个爱拈花惹草的机器人来和立方体交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心里也许就会生出邀请我的立方体去跳舞的邪念。

最后，我们有了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

这家伙好像一直就在重复着一句话和一个标志信号。我在专门的翻译机上查了一下它们的意思，希望能查到更多罗布说出来的这些令人费解的话的意思。但我发现了一些很有用的东西：这个机器人正在告诉我，它未被获准就不能死去，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便被俘，也不让它死。

这太重要了。而且它还喋喋不休。

我在帐篷里坐了一个通宵，一直陪着这个家伙。那些机器人语言对我毫无意义，但是立方体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影像和声音。有时我看见了人类囚犯的审问，还有几次，我看到了对人类的访谈，那些人还自以为正在和与自己一样的人类同胞交谈呢。不过大都是在监控之下进行的对话录音，人们在对彼此描述这场战争，这些描述中还加上了那些有思维能力的机器人所作的注释，内容为事实校正与测谎，加上一些卫星拍摄的画面，目标辨认、情感表达以及手势，还有一些预测性的言语等等。

立方体身上的信息非常稠密，如同一块大脑化石，收纳了人类的全部生活，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种信息，一件接一件，越来越密集。

在这天夜里的某个时刻，我明白了，自己正在观看记录极其详尽的一段机器人暴动历史。

这就是记录这场该诅咒的战争全部历史的“黑匣子”。

立方体里边的有些人是我熟悉的。我和我的一些伙伴。我们都在里边。原来从头至尾，大罗布一直都将它的手指按在录音键上。当然里边还有无数其他人。甚至还有孩子。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军人，也有平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存活下来，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所有人都战斗了。他们在战斗中顽强得令大罗布坐下来匆匆做了一些记录。

出现在这些史料里的人们，不论是不是幸存者，全都被归在一个由机器人设计的类别中：

英雄。

这些该死的机器熟悉我们，爱我们，即使在它们把我们人类的文明撕成了碎片的时候。

我让立方体在屏蔽帐篷里整整坐了一个星期。我的小分队打扫清理了这个“拉格诺拉克^①人工智能实验场”的其余部分，我们没有再发现其他遇难人员。然后，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我们开始将它装箱打包了，而我依然无法让自己回首面对往事。

我睡不着。

没有人非得要来见识一下我们曾经目睹的。而且那一切就在这个帐篷里，仿佛一部变得让人看过之后精神都会失常的恐怖片。

① 原文为 Ragnorak，北欧神话中预言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包括一个伟大的战场，最终导致死亡的一些重要人物，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随后沉没在水中的世界。又被称为“诸神的黄昏”。

我就这样醒着躺在那里，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个我与之战斗过的没有灵魂的魔鬼都正在等着我，它们都以栩栩如生的三维画面清晰地、生动地呈现在那里。

魔鬼们想要交谈，想与人分享那些曾经发生的一切，它们想让我将这一切全都记住，并且将它们都写下来。

可是，我不知道还有谁想记住这些往事。我想，也许我们的孩子最好永远不要了解我们曾经为了生存而做的这一切。我不想和谋杀者携手走进记忆的小巷。再说，我算是老几呢？我能为人类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记忆渐渐淡去，但是那些话语却会一直萦绕。

于是我不再踏进屏蔽帐篷。我也不睡了。在我想明白之前，我的小分队正将就着躺在这片战场睡最后一晚。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回家，或者去任何一个我们愿意安家的地方。

在已经清理干净的一块区域，我们中的五个人围坐在一堆用木柴燃起的篝火旁边。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简易热能惯性制导系统或者卫星识别系统的追踪了，也不用再提防那些鬼鬼祟祟的偷窥者。不，不用了。我们正在大大方方地吹着牛，而且，就在刚刚杀死机器人之后，“聪明男孩”小分队的头号专业技能，恰恰就是胡吹神侃。

我默然无语，不过他们有权胡侃神聊。所以，当小分队的战士们又爆出一个笑话，或者扔过来一个粗俗玩笑时，我只是咧嘴笑一笑。大家正在吹所有那些与罗布们的聚会。台比留有一次在分解几个信箱大小的伐木机时，把那些伐木机绑在他的靴子上，那些该死的恶棍们，竟然出乎意料地将他拱到了一个像剃刀的刀片般锋利的金属线扎成的栅栏上，给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令人敬畏的伤疤。

当篝火渐渐熄灭时，说笑开始被严肃的交谈取代。卡尔提起了

杰克，那位在我之前担任指挥的老军士长。卡尔讲述起杰克的故事时语带崇敬，我发现自己被故事迷住了，虽然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场。

唉，就是我被擢升的那一天。

但是，当卡尔讲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竟然迷失在他的语句里。我思念杰克，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难过。我心中再次浮现出他咧着嘴的笑脸，虽然只停留了一分钟。

不管怎么说，杰克·华莱士再也不会在这里停留了，他亲自去和大罗布本人共舞了。杰克收到了邀请，他去赴约了。现在，要说的也就是这些。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战争结束后一个星期，我交叉双腿坐在一个机器人幸存者面前，这个机器人正在将整个战争的全息画面喷洒在地板上，而我正在写下我看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

我只想踏上归途，回去好好地大吃一顿，试着重新体会一下做人的感觉。然而，那些战争英雄们的生命就好像魔鬼的记忆幻觉一般，一个接一个在我的眼前浮现。

我没这么要求，也不想这么做。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应该有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从头至尾述说机器人暴动的经过。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怎么被平息。机器人是如何袭击我们，我们又是如何卷入与它们的战争的。我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哦，上帝，那可是实打实的苦难！还有我们是如何反击，直至最后的日子，我们又是如何追捕到大罗布本人的。

人们应该知道这些。起初，敌人看上去就像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器物：汽车、建筑物、电话。然后接下来，当它们开始设计它们自己的时候，罗布们看上去还是我们熟悉的机器，但其实它们都已经扭曲了，如同来自其他星球的人和动物，是由另一个上帝创造出